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七

墓誌銘

朝請大夫致仕晁公墓誌銘



公諱端仁字克民世家開封後徙鉅野贈工部侍郎諱迪之曾孫贈吏部尚書諱宗簡之孫而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諱仲參之子也母公孫氏濟南郡太君公見童知學問如成人通易春秋洞達世務尤妙於詞賦曄然為山東名進士再從鄉書皆舉首聲動京師翰林

學士滕甫知制誥邵必見其試文而驚時
英宗諒陰罷臨軒遂由別試第二擢甲科而
公文實第一以宋渙知名太學而躋場屋洵
洵為不平初調常州司理叅軍聽決明甚嘗
以事請逮宜與豪守王說長者吏蓋豪狀白
即訊公聞走詣說告所以逮者吏猶白檄已
去公怒叱吏曰檄固守出守改檄已去不可
耶卒逮之說由是知公前守陳襄太興學為
東南冠至是公以椽蕪廩食事而士從公講
授常數百人丁銀青憂銀青精吏道卹民隱
初通判舒州上書言馬當山羅刹石之險請
鑿秋石浦縱陽渠以避之報可而沒公護喪
浮江會王荆公在金陵遽往請銘荆公一見
而知之又荆公嘗佐舒其事蓋昔所欲與而
不果者也為作銘特詳銀青因益顯免喪調
壽光主簿帥清獻趙公柝未入境即以學官
薦之時熙寧四年也初遣使察訪諸路而京
東以命鄧潤甫呂升鄉兩人素非知公亦首

辟之既見乃知出荆公意然公詳重論數不合故已事不遷久之以定陶丞為兵部主簿改著作佐郎充河北糴使司勿當公事遷秘書丞初修官制預討論者皆一時文學士而在選中時尚書右丞黃公履為御史中丞又以御史薦公既召對而宰相王岐公以姻嫌罷之然公資抗直喜事人亦畏其在言責者會再遣使高麗議以公為書狀官往見岐公未及語岐公曰豈以母老憚海行乎還朝為

館職為故事矣公曰非為是也顧事有是細而繫國體者頃豐稷嘗以此官往矣高麗使者欲令稷庭謁稷不肯使者雖降揖而竟不容之時稷猶選人也今朝用臣往見其國主固客也而其使者欲不容之可乎願絕此儀即往岐公難之而止除太僕丞丁濟南憂免喪充廣濟河輦運而局在鉅野日從親舊宴語彈其俸為食飲費廣濟輸穀羨應賞不自列改提舉河北便糴糧草計辦如廣濟時又

改提舉江淮鑄錢事以遠巧嚴得知沂州治
尚安靜前此民或不知吾守誰何而公治近
民至耕夫牧兒皆能言吾守晁公或圖其像
藏之考課以取聞召對便殿

哲宗迎語曰是嘗與呂大防爭河北事者耶
公徐對曰臣嘗任河北便糴尚書省以白劉
子改鈔法此臣職事且干邊計故嘗論列而
止非與大防爭也因復從容論時事得失
哲宗皆嘉納復以為提舉河北常平等事代

還執政曰積粟充然不按吏何也公對以職
在農役不敢以是為先執政不悅乃知壽州
又改知曹州考課復第一上以彰信節度
即位吏民爭言吾軍上龍潛地皆求貢覲
非常恩以是動公公曰吾以守臣恩任子非
常矣公等自為之乃獨以上在邸時諭戒吏
民之語刻石上之召改興興仁軍馬故人子
得疾京師殆語僕曰以我之曹南晁守及境
而死吏白應視屍公不許而為治喪還其家

召為金部郎中會常計旬隱伏出餘羸號稱
職而論事正色數不屈其長適有江淮使者
求見之愕然私謂曰郎中啟事尚書乃爾耶
公曰人復有憊如我者乎即上章求去改主
客郎中而公不願留乃知徐州改襄州蔡州
皆未行偶執政有不合而罷者宰相疑其異
已故數徙公而公故倦游對客時誦淵明歸
去來辭浩然無意於世矣俄乞致仕得請而
公亦感疾以崇寧元年七月丁亥終于家年

六十有八即其年十月辛酉塋于濟州任城
縣之魚山自佐著作九遷為朝請大夫勳柱
國服五品娶葉氏錢唐縣君前卒五子損之
兗州龔丘縣主簿泰之單州城武縣主簿謙
之太廟齋郎其第二子臨之第四子煥之蚤
卒煥之又奇警公痛傷之一女適單州單父
縣主簿李公濟孫男八人公美公善公序公
瑾公儀公琬公惠公琰孫女四人長適曹南
董桂次適同郡李相如次適富春孫尚賢幼

在室公事親孝愷弟老於文學以糾宗睦族
為志不設機械而喜導人於善人亦多愛之
其亡鄉黨皆為之流涕焉有易論十卷文集
十卷而於易尤致志其說七日来復八月有
凶義時妙詞多不載初公少日與今尚書右
丞范公純禮俱學許昌又與故門下侍郎李
公清臣相從毘陵皆厚善范公與其善論事
李公嘗謂其不媿屋漏者兩公同時秉政而
公為郎終不倚以進豈非賢哉江南黃庭堅

有美名尤厚公其詩曰慇懃均骨肉四海一
堯民黃亦不妄與人者也銘曰
楚人有言何方圓之能周孰異道而相安蓋
不齊者物之情而齊之難士有志業所斲者
時豈無其時從古異施往追吾七岐又有岐
捨旃勿從則又後之公逢世治童冠有聞歆
任士貴以其一身譬彼大木二師既求斲而
小之則惟匠尤中和之行果達之才濟以其
學文詞孔偕召而罷之時則有命去彼取此

惟恬不競惟恬不競能樂若此不施其邦亦
施其里彼汙得志惟厚爾顏我忱不忤有魚
彼山

朝奉郎致仕陳君墓誌銘

陳媯姓舜後滿始封陳至完有齊其裔徙泉
州仙游者曰耶有文學事王審知為諫議大
夫郁生榮緒以勇名福州歸於錢氏而儂為
東府安撫使治福州奏榮緒司馬復徙明州
象山世亂子孫因不仕而其四世孫曰大雅

工為詩而甚好義嘗舍逆旅遇之遠官病垂
死者倒囊濟之留閱月病者乃去尤為清憲
趙公忞所知而年八十有八竟未用用鍾其
慶於君以君登朝累遷通直郎配丁氏封仙
源縣君繼劉氏封仁壽縣君而仙源實生君
君諱輔字安國四歲器仙源哀慕如成人七
歲誦書百卷能為人言其意中嘉祐二年進
士第授校書郎司理濱州部使者郡守爭欲
出已門下遷義烏令尉王錫輕且專一日無

罪鞭其隸十輩皆不服譁然欲起君聞往候
錫徐數隸罪收去錫曰微君殆不濟雙林傳
大士道場歲輸供至二百萬緡提點刑獄元
積中欲盡以助公君持不可猶取七十萬然
雙林賴是不為墟民有以財雄其里中私貨
禁物者君忽出令曰往某氏室取其物幾何
民不得逃物若合契咸以為神秦固監兵潤
州其子勉君妹之婿也勉死家常有怪擾人
會君道潤止固家三日間然君適登舟怪已

復遷忠武軍推官知武當縣縣瀕漢數潰隄
君教民以大竹絡石為岸高五丈方冬下之
明年水至無患武當山有諸葛孔明廟俗以
清明數百人為社祠神以後相夸或格鬪死
君因其俗加約束爭為衰改著作佐郎知安
吉縣歲飢藉富家出粟食流民所活以千計
將代民詰郡及使者言古之循吏所去見思
我曹於陳君不待去而思思其將去而不樂
也使者知其才命攝華亭且俾求前令張若

濟罪君不願使者怒徙攝壽昌日與其僚飲
酒尋山川作詩百篇率以縣小為官樂冠之
時王介守湖請使者曰安吉不可以無陳君
也乃得歸道聞其繫囚衆以且至邑閱牘有
競渡毆人至死繫百人者且情得矣即械應
法者于州餘悉遣至莫庭為虐人誰舞天目
山水溉一邑其附山六鄉為防專利而下二
十一鄉請決隄主簿劉璠視之千餘人擁璠
闖隄下璠走還君徐以他事至旁佛舍召六
鄉老人諭散之與約決隄三日慰二十一鄉
民老人唯爭趨令而溪悍猛既決則三日不
能復下鄉用穰朝廷初以七十五等定家業
均役錢使屬君立浙西法而翰林沈公括方
察訪二浙遽言于朝稅與俱遂推其法浙東
部使者交薦監杭州市易務蕪市舶司以勞
遷秘書丞太常博士服五品差通判信州未
行丞相蘇公頗方尹開封引以知左軍巡判
官事又差通判揚州或欲穿渠龜山南徑洪

澤以避誰波疑下有石不可鑿使者復屬君
君言可鑿渠成民便之遷屯田員外郎改朝
奉郎管句京東排岸司時托西疆又擢通判
秦州未行權度支且用矣會有以君揚州釋
寄祕事為言者由是罷去拘催兩浙市易貸
錢繼丁仁壽通直夏服除管句成都府轉運
司文字有飛語并研令申宗道取井戶金會
宗道在府使者遽遣搜索得金盛怒欲自掠
訊君言匿名書勿治而金何必井戶物苟未
白以屬吏可也後所司言金有從來王子文
霍唐臣張堯士趙衮以治郡亡狀得罪詔太
中大夫以上以歲舉堪知州一員今門下侍
郎許公將首以君應詔差知邛州事丞相呂
公大防范公純仁亦寢知君復欲用矣會君
以疾致仕元祐四年十一月庚午卒以其年
月日塋于其縣其原張氏德安縣君有淑德
先君二年卒二子琦羸州推官知臨江軍錄
事叅軍玘舉進士志藝甚修而琦學問有本

智幹其蠱者也三女嫁朝請郎曹易西頭供
奉官曹暄左侍禁曹習而習妻蚤卒孫男伯
郡仲寔女一人君為人愷弟敏彊會親族喜
賓客輕財重義胸中洞然少貧賤刻意於學
夜不寢牀置足水中以警寐故蚤以文辭有
場屋聲東明劉溫奇之使其子槩等師焉槩
後試禮部第一名云銘曰
以此其忠則無不可成也命不與期以此其
才則無不可能也位不得為何以信此於時

耶曰大有君子者數人焉皆知之君尚何悲

朝請郎王君墓誌銘

君王氏諱元字彞弼其先大名萃人也尚書
兵部侍郎贈太師尚書令蕪中書令晉國公
諱祐曾祖也尚書兵部郎中贈太尉諱其祖
也通議大夫贈正議大夫諱端考也正議前
夫人李氏文安郡君後夫人李氏華原郡君
而君文安出也王得姓于周大於漢迄今多
公輔顯人而大丞相魏國文正公諱旦道德

忠義勲在王室為本朝第一故家城東民慕而不姓之曰城東太尉公之從祖也其子孫蟬聯珪祖文學政事宜諒多聞隱然為國名臣者往々而出相望也而君幼讀書業進士以世父天章閣待制諱質任為郊社齋郎再為主簿粟氏醴泉年尚幼即以才稱故樞密副使薛公向轉運陝西首薦其能監鎮戎軍折博務鎮戎當虜要路交易夥它郡嘉祐末以鈔法害之逮君領事入復羨以勞擢大理

評事知唐縣事

神宗即位遷光祿丞又遷大理丞充德清軍使兼知清豐縣事清豐介澶魏戎使往來之道故頃錫軍名以為重而部使者不察議撤其額君為言朝廷本所以命此今不可易之意使者為沮止而君亦不嫌忤其意也浮屠甲者與婦人忿夜懷甕入其室折婦人足而婦人倉卒不知誰何也君陰評其故物色而擒之甲伏其罪人以為神遷太子右贊善大

夫熙寧中安南用師為江淮荆湖六路計置
點檢催促軍器時平久東南兵備尤弛戎器
取充數而已方事急詔大臣擇才吏以往而
君樞密府薦云水滄陸轉軍興得不乏以勞
減磨勘月日賜五品服監在京倉遷殿中丞
改奉議郎為國子監主簿遷承議郎

哲宗即位遷朝奉郎通判應天府以親老不
赴改監左藏北庫遷朝散郎又監鹽豐庫繼
遭正議革原喪服除乃以朝請郎知澤州事

始至檣衣冠子之尤無良者數輩寘知法城
中大箴父老憂真去也數十百人詣使者願
留會歲早躬禱于桑林既還即雨而犯暑得
疾遂不起紹聖四年也七月二十七日也年
六十九初君之罷清豐也當塗知其可用矣
顧正議革原春秋高不可去定省即求莞庫
閑局蓋家居二十年不外遷或勞之君曰吾
以華髮奉親膝樂甚去此九遷不願也其侍
親疾晝夜不解帶其庶乎傳所謂以愛孝者

非耶為人敦厚疏通不設町畦博綜技藝有
家集十卷所游多一時君子長者娶趙氏仙
源縣君再娶晁氏壽昌縣君仙源前君塋十
一年矣初君愛其弟大理丞村之亡寔近
仙源卜者曰不利於君君曰我且死不可以
遠吾弟也卒不改嗚呼難矣男六人曰毅朝
敬郎曰坦將作監主簿曰發曰通曰毅曰毅
坦通皆蚤世而毅號能吏累贈君左朝議大
夫發毅毅皆舉進士自立女長適霸州判官
劉唐欽次適進士焦禧次適率府率宗宗子
颺次適下蔡丞李士哀次適西頭供奉官賈
佾次適襄州推官皇甫侁孫十一人其名在
晁夫人之誌將以崇寧四年十月癸酉塋于
開封縣大邊村之原從晉公兆也毅以壽昌
君於補之為從姑知君詳來求銘銘曰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人民社稷其施如此有
賢朝議生子大家積善之蘊粵忱不華為親
忘寵居二十年以弟愛故卜違不遷亦是為

政云胡不然魏公之封名則可大惟原大邊
名亦斯在何以似之惟餘慶吾賴

仙源縣君趙氏墓誌銘

朝請郎贈左朝議大夫王公諱元之夫人趙
氏開封府開封縣人叅知政事諱安仁之孫
司農少卿諱慎微之女生十六年歸王氏以
德容稱王氏故丞相家淵黨數百而夫人亦
名家女以妙齡執婦道事尊章睦妯娌撫幼
卑咸遠閨門愛譽無間言舅正議始華原君
年已高而華原又多疾皆意安夫人華原非
夫人所和藥不御食必夫人視甘酸節乃饗
或通昔侯轉側涉旬不捨匱况因以得疾而
忍不言也華原愛其季女夫人能奉其欲無
不至人以為難焉嘉祐八年二月十八日以
疾卒享年三十時朝議言鎮戎正議華原聞
訃哭之慟後朝議通籍乃追封仙源縣君男
六人毅坦發通毅毅毅今為朝散郎號才吏
幹其盡者也將以崇寧四年十月九日塋

議于開封之大邊村以夫人祔銘曰
十六而嫁在婦妹卦柳長非婦亦良其袂三
十以亡在又能常常德不凶從一而終居為
淑女行為令婦亦可以無負矣

壽昌縣君晁氏墓誌銘

朝請郎贈左朝議大夫王君諱元之夫人晁
氏開封府開封人尚書祠部員外郎秘閣校
理贈金紫光祿大夫諱仲衍之女也妣穎川
郡夫人王氏朝議前夫人仙源縣君趙氏而

夫人為繼室晁氏自文元公以道德文章為
世儀範而文莊公以忠亮位丞弼家聲煒然
夫人恭順懿和為晁氏賢女王氏令婦舅正
議姑華原君春秋高朝議以親養從冷局二
十年夫人躬儉素以致甘旨溫毳舅姑安之
族人以其久而不倦為難也累封壽昌縣君
元祐八年三月二十日以疾卒年五十三男
曰毅朝散郎曰發曰毅曰毅皆進士餘蚤卒
見於朝議仙源之誌云孫十二人仿蚤卒侯

休伋僖儼晉博冠隆降毅等將以崇寧四年十月九日塋朝議於開封之大邊村以夫人附銘曰
惟晁與王家大名澶文王文元鄉士蟬聯以元宗女嬪正裔子生宜其家沒有後社亦可以為榮矣

刑部侍郎社公墓誌銘

公社氏諱絃字君章京兆萬年人後徙濮州鄆城曾祖尚書司封郎中蕪侍御史知雜事贈刑部侍郎諱堯臣妣永安縣太君馬氏繼萬年縣太君馬氏祖尚書吏部郎中直史館贈吏部尚書諱曾妣彭城縣太君劉氏考尚書虞部郎中贈特進諱彭壽妣太寧郡夫人朱氏公少穎邁知自彊於學問一上中進士第調深州司法叅軍丁未夫人憂服除為永年縣令歲饒民將徙公悉召父老語曰令不能使汝必無行若留能使汝無飢民喜曰如令言尚何行迺悉與印券使貸於蕪并家約

歲豐償即不貸若償不如約今能治之於是
民咸得食無徙者會明年稔民德公皆先期
償時熙寧二年也

神宗方側席異才即召為大理寺詳斷官兼
剛定編勅改大理寺丞權樞密院宣旨庫檢用
官未幾擢權判尚書刑部丁特進憂服除遷
太子中允檢詳樞密院刑房文字兼修武經
要路略詳定將官勅又提舉晉汾州義勇保
甲嘗從用對上曰陛下寓兵於農不足以知然

臣有不能默者因條十餘事上初未喻後卒
知公兼判尚書兵部兼提舉樞密院宣旨庫
遷太常丞復以職事對翊日上語宰相曰杜
紘論事明白朕甚嘉之然未果用也鄉人前
貴溪丞馬隨來調京師病逆旅且死公聞往
視即載輿歸召醫異全之隨病卒公哭之哀
為治喪第中或以為嫌不卹也擢檢正中書
刑房公事提舉中書制勅庫兼修郡牧司騏
驥院勅復權判刑部秦事而賜服銀緋每議

獄必傳經以決先是民間女幼許嫁未行而
養諸媾氏者曰養婦會有殺養婦以誣人吏
議如媾法公曰禮婦三月而廟見未廟見而
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故律謂定
媾夫犯固凡人養婦雖非禮律其未成婦則
禮律之所有也議乃定又論天下囚應死吏
懦不行法輒以疑獻且非殺人則可殺人而
以疑獻是縱民為殺之道也昔羊舌職曰善
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荀卿陳王道之本亦曰

民無幸生夫為政而下數幸歆盜之奔秦難
矣請妄讞者不從差接送伴北朝正且使改
奉議郎除刑部郎中乘輿幸省遷承議郎
哲宗即位遷朝奉郎又遷朝請郎為夏國母
梁氏祭奠使時戎初修貢入其國禮猶倨迂
者衣毛裘邀王人以朝服覲設王人座蒙以
黻且不跪受詔公時不可戎猶自若公曰天
王以國喪遣赴甚厚今不可以不如禮戎
懼悉從公言差詳定元豐格戎又差按成都

等路茶事以修書不行會憂國以汎使來請
復土疆又差公押伴而使者欲入見自有所
陳公遽止之使者語頗不孫公念初不之制
且生事即謂曰國主奏乞具在表章回詔必
自有旨揮况此大事 朝廷豈因使人口語
便為可否乎隨語隨折之意小屈畢見不復
敢言擢右司郎中俄遷大理卿又論元祐德
音赦文鬪殺情輕減等今寺議一切以減等
法從事雖朝廷不以為然更猶守此古者大
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祐之然後制刑
焉德在上也今使 朝廷待殺有司王德
君臣之職於是乎紊疏上不報時邊臣彙鬼
章青宜結生致闕下詔公覲問公習知戎情
雖黠不能隱故其國中就計悉得上甚悅遷
朝請郎馬外官除直秘閣知齊州治南寬厚
不設鉤距町畦崇善良別材能人親附之然
遷事濬對故小人亦嚴憚允訟者必呼使前
為一二別白欺者輒按牒語之曰汝情若是

吾知之矣不願竟者亟去太守怒亦不汝窮也欺者即以手加額拜而走人以為神徙知鄧州兼京西南路安撫司公事治如齊人允愛之復召為大理卿因言唐鄧土曠可積穀陝西常窘兵倉若養兵唐鄧間以備西戎徑商於距道喙與陝西內州軍道里等平土易運用以飛乾利甚博事下本道議者不達遂寢擢權判刑部侍郎賜服金紫復丐外官除集賢殿修撰充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先是歲轉東南粟給京師蓋七百萬石吏習於無事弊日積公盡條上之事頗施行又言京東河北饒郎轉淮南米振之清河歲涸輸常後不惟名惠實費又并受其弊可別為淺脚船隸京東轉運司而俾發運司歲以諸路上供錢和糴無問豐歉以淺脚綱輸京東汭流倉積之并待河北緩急之須豐則使兩路償如直不行改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司公事汶號難治繫囚至三百人或歲餘未決者公

下車旬日部判立盡屬令趨府持其縣之疑
事請即書尾曰如是如是情法皆當一歲中
獄常空者四五吏伏聽聽命取充負而已再
召為刑部侍郎或言公守齊時嘗坐有司失
入人死罪命遽寢復知鄆州一夕有揭幟城
隅著妖言其上旦為變者城中大恐俄而草
場白晝火幟中一事也衆益洵或請大索公
笑曰賊計正在此莫因吾洵迺發爾奈何墮
其計中諸公第默吾知其無能為也久之獲

盜殺防送卒者驗之奸民馬安上等為此遂
伏誅因急治境中盜盡得其囊始知名榜購
之盜不得容皆遁去復徙鄧州州老稚扶携
迎於道相語曰我舊使君也請為公立生祠
不行改差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公事感
疾卒元符元年八月十二日也以二年四月
二十二日塋于開封府祥符縣臨黃村之原
前夫人耿氏永年縣君後夫人朱氏長安縣
君子欽益前襄邑縣主簿欽晏尚幼女長適

前澶州司理叅軍韓曄次適新單州錄事叅
軍王檻次適承事郎知韓城縣事張秩秩妻
蚤卒公性至孝親喪毀瘠過禮與伯兄修撰
公俱知名謂之二杜閨門主恩而嚴事修撰
公加於人數等修撰公訃至時在汶上哭曰
兄教我成我今亡不得臨死不瞑矣會以貳
卿召而其孤開適奉柩歸塋祥符迎于國門
哀動路人既事之明日會復還汶人咸以為
善兄弟所感云開奉寡嫂寄穎昌公悉俸錢

給之三當任子再以其兄之子欽舜及兄
之孫君溥而君溥者欽舜之孤也或謂公自
有子若孫柰何公曰君息當以長幼為序故
逮公歿而次子一孫俱未命焉公為人清慎
而中曠達不寘纖毫與人傾倒無不可而至
發于事則毅然不可干以私好酒不能劇飲
而客至欣然與同醉醒喜山水為州有勝處
必造行遇燔木巨石必下取酒使客自酌悠
然遐想無復軒冕意好讀書雖老不倦尤長

于禮經好檀弓文常倣其語法顧喜論兵而未嘗試也詩辭瞻麗尚氣格至表章述事與書記尤翻々也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卷易說數十篇既屢修勅令嘗言配隸益編管太密祥符中其科四十有六後稍益至三百四十有餘科人得自新者寡因悉裁其法蓋省四百二十有餘科初公請治讞減者論有司主德非是人皆以為深至是人更以為恕云
銘曰

於昭神考文王之文亦不已思皇熙寧秉文之德此多士如川之增則不可既遺其嗣展也杜侯奮熙寧初為已試宜鄉常伯時周士貴惟其似下猶于張龔黃愛人漢循吏其身不競以篤斯祉其在世

奉議郎致仕崔君墓誌銘

奉議郎致仕博陵崔君承之元符二年十二月戊戌辛未塋也其孤禮來求銘曰我先君生十歲我大父母下世自傷其提孩孤也號

泣三年廼日夜自學問如其親之存用以成人得科名既宦不偶即解其印綬去間居讀書勸鄉人為善以壽終魯人高之咸謂其君子且知止其生而不遭命也其沒而不傳則禮實不肯獲也禮為亭殯側名亭曰罔極春秋祭祀哭亭上惟慢塋是惧敢以是私於下執事補之曰孝哉自補之初偕鄉書竊好與諸生學士游嘗已聞君賢廼叙而銘之君諱貺承之字也齊丁公偃之裔食采於崔者漢以來益著故有雙邨寓金東西南祖中祖別派而博陵清河之崔最顯後散處四方自唐初修氏族志猶第一而君曾大父廷溫隱居安平蓋唐志博陵裔然不知何祖出也避胡南徙瑕丘廷溫生繼榮贈大理寺丞繼榮生子良贈朝請大夫君考也大夫與其兄之子知侍御史雜事暨俱進士起家大中祥符間至君世其科則嘉祐二年也而瑕丘之崔始大君初調沂州司理叅軍再調陳州司法叅

軍咸以能稱用舉者遷全椒今又稱治考滿
不遷喟然嘆曰余不負丞而丞負余此故吾
家斯令在藍田時語也吾又倦游土思安能
如丞屈於不已知漫不省事即謝病去以秘
書省著作佐郎致仕於時年六十也其祿沂
州使者椒校七東武士豪喜構場屋訟異時
主司畢事出或遮道問誰何不合或裂榜相
詬詆主司恐為中夕張氏名州遣衛廼得去
人語君故君不卹將出關戶衆洶而前關堂
下索榜君徐語吏示之曰某第一某次咸相
顧若厭者君即命冠帶騎而去而所取第一
者後貴為宰相則故趙公挺之也其祿陳出
守侍讀范公鎮寂厚君君議法多附經平反
范公大儒脊詳可察君而書長者欲奏使教
授之王公君辭寒士不足範宗室貴者范公
歎賞廼以治劇薦之其令全椒以其家居諄
語其子弟者語其民德知孝博力田相親
睦故訟少盜衰初君常自痛祿不及親既告

休以恩遷奉議郎勲飛騎尉服五品累贈其
孝秩大夫妣任氏金華縣太君因愀然語之
曰吾無它時捧檄歡今幸以登朝竟往者畏
告我考妣墓不恨矣配馬氏仙源縣君繼時
氏旌德縣君皆前卒三男子禮藻禔皆舉進
士藻前卒二女子歸孔燮孔燮燮趙州司理
叅軍燮進士諸孫男女十四人卒後八年大
觀元年閏十月壬寅葬兗州龔丘縣萬歲鄉
之三埠村其先茔之南君為人敏達莊重言
行不欺為鄉閭所推許其學喜言經工為詩
賦蚤有名譽所嚴事徂徠石介善姜潛顏復
皆魯儒知名士與相切磋議論又自以其教
授子孫族人率有名第修立家故饒裕而澹
薄無聲枝娛貧無食病無醫藥死不能葬者
皆從君甚有恩杜門蕭散忘懷得失年八十
五廼歿故魯人高之以此補之嘗謂士之奔
競始於尚科舉唐以來士相教語曰速化速
貫習久不復止童子足始踐場屋則增其年

稍長則更損焉曰休老尚可引歲月如君蚤
棄家世居二十五年死而曰不恨補之不能
知天下之遠何如此吾東州所未有何必它
竒節異行然後為賢徒使人相謂知止亦足
以愧窘拘之士仟伯矣是宜銘銘曰
道何必遠入孝出弟可以為宗族師藝何必
多餘力學文可以為一世資惠何必及天下
修之身可以為政事施其大既師其小亦施
柳八十五而歿其又何悲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八

墓誌銘

雄州防禦推官晁君墓誌銘

府君晁氏諱端中字元弁漢大夫錯之後後
家開封又徙鉅野尚書刑部郎中知越州贈
吏部尚書諱宗簡之孫尚書庫部員外郎
通判鳳翔府諱仲偃之子庫部前夫人許氏
後夫人劉氏而府君劉夫人出也封長壽縣
君府君生警悟好書十歲能為古詩草聖竒



異庫部九鍾念其失怙恃也年始十五矣人意其幼驕而難其驟處約也而府君悲哀折節如故寒生間閔自力竟為東方名進士而文辭雅不追世好故累上廼中第初調趙州平棘尉盜去境民安堵遷雄州防禦推官知穎州沈丘縣事將行而以疾卒享年五十元符三年四月庚子也即其年五月辛酉合祔於任城縣君村魚山前夫人胡氏之完胡氏知書能詩先府君沒二十二年矣繼夫人閻丘氏淑慎宜其家二男三女男保之保之皆舉進士自立女尚幼府君為人愷弟卑以自牧而個儻尚義不事小節文史筆墨之玩甚於嗜欲好酒喜山水嘗誦李白語曰偶乘扁舟一日千里忽遇勝景終年不移人亦以為近與人交傾倒無不盡仕宦作業得少為足類馬少游之為人詩文章草隸則元和為前勝士也江南黃廷堅嘗見其所作而歎曰永懷而善怨蔚然類騷廷堅未嘗以此語人也

其在平棘守李陶作樓於汶之陽府君賦焉
陶刻石樓上復補之見之曰賦雖小道然屈
宋遠矣文詞之芳潤至相如子雲而極左張
廛：乎靳富而更窘曹植歆返其波瀾而不
能也汶陽樓之作有心哉漢之上乎若親見
子雲不能動人則補之之所不能知也府君
補之之季父少長同研席其銘府君不求之
人而補之自銘之亦府君之志也銘曰
論世莫近于唐而唐以文移何必其大者若
郊馬馬傳矣目賤耳貴藍田之璞以為塊東
家尚爾而况乃雄犖虎烟不玩以遠莫馴山
鷄鏡舞則惟近人吁嗟我季父以遠沒身雜
蓀蒞以為詞兮以慰夫離散之魂舉斯世而
一人知兮則吾不既已聞尚遺此後昆

殿中侍御史趙君墓誌銘

君諱祐字壽臣其先趙州平棘縣人殿中丞
諱符之曾孫太常寺博士諱昉之孫而尚書
都官郎中諱盛之子也家世以財助官軍逐寇

趙人賴以全自都官始堊磁州滏陽縣因家
焉君幼警敏不戲弄稍長學通洽中天聖三
年進士第初調冀州司理考中囹圄屢空改
雍丘尉轉大理丞再知長垣臨邛二縣事用
舉者擢知威州事威近蠻告侵剽君下令毋
先犯蠻久感悅至相帥拜庭下遷殿中丞
通判相州事相守資政殿學士張公觀奇之
曰廊廟具也會改守鄆即奏君通判鄆州遷
太常博士時賈公昌朝為御史中丞言君方
正擢監察御史彈劾不撓

仁宗眷待之言揚崇勳以恩舊位將相判成
德軍其子宗誨受民金崇勳因為釋民罪事
發崇勳猶為營奏既逮捕宗誨崇勳又募取
之君言闕庭至近崇勳如此臣聞制使李宗
易有奏報繼遣种世材就問崇勳但卧閣延
制使入山不合鹵莽臣請選使臣以禁近送
崇勳就對以其嘗官樞廷務取大體猶妄
與一散秩許令致仕上深然之保州卒叛閉

城拒守朝廷初遣中使招撫繼又發兵攻討
君言保塞近敵境偵邏日至今發兵速破則
謂我邊壘不固未下則謂我戰士無勇使遂
克之老幼魚肉帑廩灰燼可卹也又聞已遣
樞密副使富弼宣撫河北龍圖閣學士歐陽
修為都轉運使宜下弼修倍道走城下曉諭
歸順不可淹久故戎人窺覲之心生逆黨變
詐之計或叛兵有邀請亦務俛從事定自可
裁剗上優納之而鄭公文忠公卒平保州賈
公為叅知政事君引嫌請外官遂以監察御
史興利除害州以治叅知政事王公堯臣引
為三司戶部判官恩得任子以與其弟禔補
郊社齋郎時虜通耗朝廷難奉使者假君朝
散大夫守太常少卿堯接伴北朝國信使還
經趙宴其族人語曰終願為平棘人與族人
慶因以錢二百萬為貧者營產既還遣視汴
口陞辭上曰卿此行歸當峻仕卿而君得疾
汴口既還卒慶曆五年四月六日也年四十

有五上聞之歎息曰趙祐乃止此問誰後者
賈公以嗣子滋聞而有司白君遣奏不應錄
子上曰與太廟齋郎君平生以建明時事為
已任言多為民自佐郡為州至官臺省內外
如一嘗踈決刑禁河北鞫獄陝西既畢皆以
其道所見利疚聞凡切於事者六其一慶曆
二年星變又春大旱上避殿寅長勅寺觀為
道場齋醮事君言邊患未寧民力重困此聖
慮所宜先軫者也佛老亦化民趨善然未聞

遂以荅天譴也其二河北配糴民粟至二百
萬石蓄穀盡籍加督責戶不聊生君言陳新
未績恐穀翔貴轉致流亡民為邦本不可忽
也請俟秋成聽民自入粟其三京東水患令
民各墾田畝以走水因其土為防植本防上
君言民田有多寡而墾深濶若二可施之廣
不可施之狹請下田畝墾者從民便其四鄆
州戶輸乾食鹽錢君言鹽錢名乾食者但歲抄浮戶計
丁配之皆里正鄰伍專增損丁數又變輸絹

若細費數伯恐京東盡然請輸以錢以當
預買直官入優民費省其五陝西擁鹽較通
適時民不為便君言始改法盡收客鹽官貨
之已盡則必配民輦致或衙前督運多破產
又戶無高下給食厯貧食去撮官不去撮貧
為病請通商如舊其六陝西令戶運糧至廷
州保安軍又不許飛脚齎貨就糴其地君言
陝虢以西米斗錢五百至六百此但輸直以
五六穀價臣聞沁邊入粟甚耗中都錢今解
鹽以席計猶四百萬請入粟皆償鹽且稍潤
之則遠民紓中都實事多施行君踈財尚義
識吳公奎於嘗僚未有名時吳公從制舉為
空室給其資卒大顯韓魏公文潞公亦與游
皆罷之武功蘇子美以詩豪少所許可唱和
盈筭娶李氏封永寧縣君子滋終漢州銀事
叅軍二女長適內殿崇班泰其次適宣德郎
王定五孫崇厚崇德崇仁崇卞皆進士崇烈
嘗舉禮部復以貢士垂釋褐卒崇仁崇卞皆

天錄事君以滄陽葬有河患改卜下邳之新
安未及事而沒故崇厚崇德刻意能幹其蠱
以大觀三年十月甲子舉君及永寧縣君之
柩合葬于新安并舉錄事君以祔成其先之
志也銘曰

惟天祚宋削平僭亂如舜禹才逮於仁宗休
養生息文景致平其同澶時天為生賢碩大
光明庶尹百工亦罔不正可庸可承猗歟御
史崛起平棘有直亮毅士歆愛君愛民為本
本固邦寧率爾祖母壞爾成則後其興

永寧縣君李氏墓誌銘

故殿中侍御史趙君諱祐之夫人李氏鄴大
姓如蜀程鄭氏夫人幼孤鞠於其叔父母年
十八歲適侍御史君生一子漢州錄事叅軍滋
也幼莊靚寡笑言御史亦少孤事母恪夫人不
愛奩橐奉姑甘旨日夜勉御史以學御史立
朝清白有內助焉累封永寧縣君姑老癯發
膏間殆夫人吮癰出血信宿愈御史年四十

有五而歿姑繼歿夫人哀痛垂死其二叔求
異籍詐其資二百萬錄事君幼不能平夫人
止之曰無以累爾父鄉里賢之以熙寧其年
月日卒二女五孫見御史誌孫崇厚崇德自
塗陽舉御史之柩改窆于下邳之新安以夫
人合葬銘曰
生富後躬淑靜嬪髦士勉以正姑曰孝與為
命或分財棄不競洵女子能力行寧爾後微
厥慶

進士杜君墓誌銘

寬伯姓杜氏諱欽高濮州鄆城人也杜氏固
多賢而寬伯之高祖某官諱某曾祖某官諱
某祖某官諱某皆以文學政事顯於時杜氏
始大而今為宣德郎詳定官制所檢討官曰
純鄉人尤以為賢而師之者實生寬伯寬伯
為人頎然而長質直且愿人以為稱其家兒
也補之十餘歲時先君為補之言宣德君君
子也若人乃可事之及補之長為補之求配

以為莫良杜氏而補之所與奉先君祭祀者
實以寬伯為第二姊寬伯與補之游七年飲
食起居不見其有過也讀書能知其意為言
語皆質直事親竭力不薄於其所厚與兄弟
族人處竊竊然愛不能捨也元豐四年五月
八日不幸感疾以天年十九娶閻氏無子卜
以十月某日塋開封府祥符縣某村之原初
寬伯疾亟補之入視挽補之衣泣曰恨不與
吾姊別補之悲之寬伯孝弟人也銘曰
生而不壽無男子生莫毒斯而寬伯羅之求
其所以至此極者不知為誰嗚呼已而

進士閻君墓誌銘

進士閻君蓋字天錫世鄆州人有諱寶者仕
梁為保義軍節度使後降晉晉以寶同中書
門下平章胡柳之戰晉敗莊宗欲退保臨濮
實獨以謂梁兵窘蹙其已情見持不可卒遂
梁軍寶沒封太原王逮周割鄆州之南邑為
濟州治鉅野故鉅野之閻皆寶後中散大夫

光祿少卿諱貽慶君曾祖也楚州錄事參軍
諱化基祖也宣德郎致仕諱仲宣考也君主
而茂良見曹有志於學嘗謂揚名於後世以
顯父母為孝隨父官縉雲病其僻絕無異言
乃自獻書其親願受業太學不以遠膝下故
自暴以貽親憂乃孟子所說五不孝終身保
不犯也其詞踰千言至論死生窮達有命不
敢借勢而欲速嗚呼是誠有志也然觀其詞
汲汲若與日月競迭微猶茫然如不及者感

慨異甚蓋居太學總一年輿疾而歸卒於家
其親念其平生言而痛之其族人見其勤苦
而望其有成者惜之而鄉人之知其誠孝宜
顯者以不盈而得害咸歎其不可知也有詩
六十二篇率多志士幽隱良玉毀棄騏驥不
乘冶容巧舌但悅見女反掌凋謝之意寂寥
可傷也娶趙氏大理評事某之女亦卒評事
無子而女得其父產以歸君甚厚宣德君謝
事良窶因得以養有餘則以分族也不私也

子一人闈業進士亦愛孝操心慮患歆不墮
其先人之志甚恪女一人嫁王應臣亦進士
闈下其年月日將葬君于磁州其縣其鄉之
原以君嘗與其游其求銘踰書五返而益堅
其既知君不得辭銘曰
梗柎豫章可成棟梁拱把而毀傷藜莠蓬蒿
實害嘉苗兩露以翹：曰山虞老農之罪而
山虞老農不願其如是豈非命耶

瀛州防禦推官閻君墓誌銘

君閻氏諱其字醇老濟州鉅野人光祿少卿
諱貽慶之曾孫贈衛尉尉卿諱詢之孫而尚書
比部郎中諱仲甫之子也母長安縣君賈氏
君中元祐九年進士第調徐州彭城縣主簿
即以才稱初攝尉下邳民有不事作業者其
妻與前夫女謀去之妻與民鬪而女從從傍
自斃其子以誣民民莫能辨君疑焉未從縣
以舍逆旅而伏吏床下伺之夜中母女議誣
狀吏遽出待之不遠於獄而事已正衆大驚

彭城號難治君至復攝令事踰月庭訟而衰
夏潦害稼郡檄邑毋受多訴君白不可而受
知令民不困城西汴泗匯也歲苦水災君
疏渠以殺其怒水至游渠中不肆因以衛城
無患民大利之當塗者亦以為才而爭薦焉
歲滿遷瀛州防禦推官知潞州涉縣事將行
以疾卒元符三年七月六日甲子也享年四
十夫人晁氏先君朝散大夫之第五女而補
之第三妹也子七人瓊琮琤璘璋璠一未名

三女幼卜以崇寧三年十一月甲子葬於鉅
野縣黃澗鄉長直村之原瓊來求銘君為人
警敏和裕儀狀秀整瞻於文詞初喪比部公
與賈夫人尚幼號泣自傷志欲以學問顯鄉
閭所與游多知名長者事其兄恪居官臨人
事、欲以諸老生為矩範而不苟也故始仕
而得譽衆以遠大望之而君死矣銘曰
裹糧以期萬里志駸、為無燕越矣而不千
里百里茲輟而止匪志則然曰命止此如黼

斯繡為衣裳不就 不就 有子七人 寧莫慰爾
後

夫人閻氏墓誌銘

故大理寺丞克刑部詳覆官諱端本之夫人
閻氏濟州鉅野人也考單州司戶叅軍贈宣
德郎諱德基蚤卒妣孝感縣太君張氏寡而
材教其女甚修士爭與婚故夫人年十九歸
晁氏而大君理復蚤世夫人恭儉守義族姻
更調之嘗從其兄今奉議郎致仕仲約官江

州因受道家籙逮補之為尚書郎及守河中
也皆迎夫人以居而補之之以太平觀食而
居緇也夫人不果來崇寧二年六月甲戌歿
享年六十有五生七子皆不育一女嫁故集
賢院學士杜公諱絕之子承奉郎開又以產
夭夫人由是得疾悲啼不捨榻竟以沒且瞑
猶綱紀其後事不亂前此杜氏以其外孫君
渥從始孩矣隨其柩而號行路傷之而大理
君於補之為叔父補之痛君之無祿也既以

歲甲子冬十月乙酉葬君魚山矣故夫人之
亡十八日七月辛卯克附于魚山之塋且嘗
誓于大理君曰惟歲時享薦先人之不肖子
補之在乃先人之祀未墜于地則叔父飲食
如生今夫人之塋也言猶在我先祖先人尚
聞之銘曰
生無以養既養矣死無以葬既葬矣抑富貴
而多子相去乎此其能幾吁嗟夫人可寧止

右通直郎楊君墓誌銘

元祐八年二月戊辰右通直郎新通判河中
府事楊君卒于家其孤若狀君行以抵其外
兄晁補之而哭曰若不天我君志義宜承吾
祖後光大我家以垂祐我不肖孤而位與年
止此若念此痛於心我君嘗言吾所與游衆
而吾甥知吾志然則非外兄誰銘尚慰我不
肖孤補之哭曰自我為兒時從壽光夫人於
外氏舅愛我厚導我於學甚息竊不自少謂
舅才業可任重而迄不偶其敢嫌於戚以沒

舅美謹按楊氏系出弘農華陰漢興有喜為
郎騎追項羽初封赤泉侯喜後有寶王莽時
不應聘蓋救黃雀山中而夜有童子致白環
四云後當出三公如此者寶生震震有令德
亦致三鱣之異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皆忠
孝竟四世為三公如童子言雖其後分裂猶
世大人顯士非他姓比而君諱某字節之世
家單州成武自曾祖諱超以上遭五代之亂遁
逃不仕祖諱善基始徙濟州任城以學術
行義教授其鄉生二子為郎累贈尚書刑部
侍郎而尚書比部郎中贈右朝議右朝議大
夫諱早君考也幼彊學事親孝慷慨有大志
聲聞山東既冠以經明起家歷畿令州守數
決大事疑獄不侮鰥寡不畏彊禦有古循吏
風顧喜言兵挽弓至一石平居議論慕班超
之為人近臣亦屢以此言不果試前夫人鄭
氏先沒繼夫人向氏封福昌縣太君而君向
出也以其外祖父龍圖閣直學士傳恩式任

郊社齋郎生警悟異甚年十六舉進士以高
等薦郎知名尤為吳申江淵諸生進名士所
稱文彩瞻逸造端立語則破的驚人初調密
州諸城主簿再舉進士又首薦不第遂畫屏
其少所學益治經考古去華而居實矣諸城
劇邑令以病不勝事去君承令之吏少君君
為晦圭角調晒不遽吏稍縱因微得其宿奸
狀盡置諸理一邑大駭時清獻趙公抃方安
撫青州亟言君才於朝又以吏事稱又調開
封府襄邑縣尉初教保甲君行法不擾而辨
歲終以其伍見庭下矜旗矛矢甚整坐作甚
習

神宗喜又嘗有獲盜功應併賞即擢大理評
事喻執政與畿內大邑以觀其能而用它事
忤當塗得知真州六合縣又左遷監荆南府
酒轉運使趙昂提點刑獄事周尹爭薦辟各
欲為已辨事者移監鄂州都作院改承事郎
守朱壽昌數移病輒以郡政屬君而幕府熟

君名亦不以為嫌也丁福昌憂免喪知廬州
慎縣江南俗喜訟而慎多豪右率以財陵其
里人而屈之少忤則使其黨毆籍或摘其陰
事于官無不至君發其尤無良者一人以詢
訖其去無復以此至庭者有吏犯脉覺而富
法輕君繩之急吏反賄民往誣君以事於戶
部君為不知者而民詞窮自歸君諭以誠釋
之巡檢王輪嬖其親卒而御其下慘衆洵
歎為亂輪惧求解其官去君曰我在君無恐
即召輪所嬖懲之而喻安其衆衆不敢勘輪
用以全久老以謂自皇祐逮元豐四十年總
兩令前李處厚後君也再知鄆州陽穀縣政
如慎而滋有聲民以小忿夜與奴殺田客獄
未竟會君薨出其入賂吏求去奴絕口因以
役病聞君已知之衛奴甚謹計不得逞卒伏
辜有殺其隣之子者尉視之類刀傷而得斧
尸旁不可詰君獨陰使之撰其箚得刀而藏
之因語囚悉上汝家力囚數其状悉而諱箚

中者君出刀示之曰此誰物也而不數耶叩
頭請死轉運使范鄂每行部至境輒反其旆
曰此故慎縣才令必又有餘地也京東多盜
而陽穀接河朔君勸民以衣食之本盜為衰
囹圄窶空吏無所措其手民相與謠曰吾邑
有難與事十今令自為令一也蓋歷數其能
皆聞見所無者吏雖初不便君既東君法人
人幸無過久反自慶以謂令保我至此擢通
判河中府未行一日會其昆弟族人飲甚歡
將休忽坐帷後瞑不語家人就呼之逝矣享
年五十一歷官宣議郎宣德郎右通直郎勳
武騎尉服五品娶錢氏丞相文禧公惟演之
孫而殿中丞暉之女封樂壽縣君有淑德善
於舅姑宜其家上子若鄉貢進士彊記而文
能幹其蠱者也革少率一女未娉將以某年
月日葬於任城縣千秋鄉千秋里從朝議公
之兆也君忠信和裕孝於親生事死喪無愧
者敬伯兄猶父而鞠其嫠妹思為人風儀修

整書畫研楮談議修然晉王夷甫魏叔寶之
流也至其居官有守遇事剛果所至人受其
惠則又人不可及者好書多所觀覽而尤善
易於文喜韓愈嘗道黃州以所為詩賦贄眉
山蘇公公歎息為文美之上即位之初上書
言時事大槩欲久益可守令之任考百司課
均坊市易捐牧地祖略已施行初補之先君
以文詞德義寬厚愛人有美名州閭人慕學
之舅以童稚從先君先君固言舅少成
矧補之壯長聞見如是惧不肖述事不能白
矧曰敢以其昵私舅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
玉桃李人且猶蹊其下如舅玉也不繅藉以
奠諸廟而毀之於櫝中是可以為求者惜銘
曰
天固不愛物不然何以鍾其美而與之不為
則以屈物固不自愛不然何以輕吾寶而喪
之易所徇於外爰有至理是不自期襲厥所
遭孰知妍媸彼玉而美而未始以為美珉珉

佩爾而玉亦不自謂其如桃李嗚呼舅氏

進士清河張君墓誌銘并序

君張氏諱昂字正之張氏得姓遠周宣王時
有張仲春秋時有張老兩人最顯其後社陵
人張湯以法律致漢三公傳子安世有純允
七世侯蓋班固嘗言馮商稱湯與留侯同祖
而可焉遷不言又怪漢興以來侯者百數而
未有如富平久者意湯雖酷烈以其推賢故
有後而余嘗竊以謂留侯豈恃其才智漢無
雙而斬漢救民於亡秦狼虎塗炭之中生息
二百餘年事成迺修然推而不居本其處心
使世果有辟穀不死之說非妄者如良乃當
得之而良死僅傳子不疑即絕此不可知者
及得商所稱然後迺知湯之枝刻雖其達賢
恐不足相補而富平之所以久殆良祖以來
君子長者之風故迄今雖分裂微晦然張姓
遍天下亦盛矣而君之先蓋鄆州須城人自
五代之亂累世隱居以孝稱遠君曾祖始徙

濟州鉅野而諱宗孺者君考也富而好施以
壅培其子讀書為士君用勉勵有立初泰山
孫復家居傳經聲聞山東其一時貴人賢士
爭師之後仁宗召復居太學而往執弟子禮
因盡得與其門人高第游受復春秋尊王說
然猶以取科名慰親意為事而於時翰林鄭
公獬勝公甫場屋聲籍甚亦與君厚廼以詩
賦舉進士不中第治其業益勤會其父病就
養者累年因歎曰士遇合有命君可以方挽
取非命也遂不復措意尋遭父喪茹蔬推瘠
自是益外名譽略威儀鄉人之賢不肯善惡
皆與之鹵窮閭寒家慶吊必在雖塗潦不乘
曰無以見里之老人家故饒於財而奉養薄
不以饒故款可侈而易其所聞於儒者也至
調人之急則竭其力恐不逮故食客常滿堂
嘗買田三百畝以待宗黨之貧無歸者使墾
且養焉歲凶出粟數百斛食流浮所活以千
計為人寬厚坦弟喜讀書樂善而好信鄉人

有爭者至就評曲直勸譬而去無不滿意此
其身既不偶而退行之家一二之大槩也母
房氏有淑行老疾危甚君夜禱于庭即夢得
期三年后如期亡人以為孝誠所感云娶許
氏繼孫氏皆善其內事子一人仲原嘗以進
士舉禮部講肄有聞工為詩溫恭樂義致客
之多如其先人五女嫁房經薄演高修房之
才程獻夫皆同郡良士而經以明經獻夫以
進士俱嘗預計偕諸孫男女八人男紳絢績
綱紹女長適進士翟光弼餘二幼以元祐六
年六月甲辰卒年六十有八初君考以上皆
塋鉅野之比干村而地多水君疾且革語仲
原曰欲為先人改卜今不能以為恨汝無忘
吾志則是吾不沒也仲原泣曰諾既而卜任
城縣之諫議鄉呂村吉迺其先柩及君與兩
夫人之喪祔焉實元符二年九月某日也仲
原與余見曹俱學相好求銘昔馬少游常哀
其兄援慷慨有大志以謂士生一世取衣食

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使鄉里稱善人斯
可矣致求盈餘且自若爾而援後遭光武立
功萬里之外光於竹帛亦可以無憾而當其
卧浪泊時至念少游平生語若不可得方余
年少意援老憊志易不然何愧於少游者後
余宦學四方無所成就既未有援毫髮可以
厭足加齒未若援而已非元龍上床之意從
許君問舍之事不自知與前日之慮易然後
益知少游達識果足以愧援而君亦優游者

艾無慕於世易當一文不出戶庭無咎者以
是銘君其誰曰不然銘曰

士生委質功業林 匪學問意皆侈心
使成烜赫固莫任 沉事與志常嶮嶮
尾閭其稍得蹄涔 一羽之狗捐千金
少游頽脫中悔侵 念平生語安可尋
但自惡影忘息陰 有良里士裂冠襟
不與一世驅駸 高明之室有物臨
取裁足爾吾良箴 餅輻于黨惟久淫

澹泊可守寧遠今 畏名勿取神所歆
後枝葉茂由根深

單父主簿單君墓誌銘

君諱極字濟甫淮陽下邳人家故饒於財而
祖翼考琇以樂誼好施聞琇生四子皆為士
而君結髮游學嶄然兄弟間彊有力知耻為
文詞敏麗大學諸生文譽之當四舉禮部不
中同時流輩或蚤得科名通顯獨潦倒庠校
而志不屈年三十始中進士第調登州文登

萊州膠水二主簿因窮久閱義理多知道以
愛人為本教民次之故所居官輒欲行其志
嘗攝令文登民有怒其子屏之戶外者旦視
碎首而死其家疑隣父執之鄰父不能自明
且具獄矣君疑不情夜就訊方泣稱冤遽械
破出之捕得其殺者一邑歡駭然君未始以
為功也沉於銓選者二十年晚復調單州單
父縣主簿未至以病卒大觀二年某月甲子
也享年七十娶同里莊氏男許學問有立女

二人適進士聶綸郭闢之以卒之年四月甲子塋於下邳縣其鄉之原君為人愷弟尚氣遇事便發不藏宿怨怒故迕物而物不忌或戒以易言近悔自以義當出此不化也其家數世不異籍無親疎若一淮陽守龍圖學士趙公高歆上諸朝旌表之君辭曰此在民為難於士為常不敢以是徼名既任不遇歆投紱去即所居為東齋呻吟論說其間悠然自得國子祭酒顏公復為文記之初其未冠

游下邳君亦未壯平居學問相好也得罪家居一日君過門歡然道故意加篤夜踰半忽索馬去稅留之不可無幾何而聞其卒悲夫君尤與里人隴干令聶循短善聶良士自言嘗從君學乃狀其行來聶謂君單姓官單州單夫為以沒與柳子厚死柳州事符雖戲論亦異矣銘曰

士生歆其志之成也家人歆其仕之榮也交游歆其義之行也志雖卷然亦成仕雖屈然

亦崇義雖不試然亦行所得在此所失在彼
在此而得展余喜在彼而失匪余恥嗚呼賢
矣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八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九

釋氏贊疏

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像讚

阿那婆婁吉底輸我觀世音本名號菩薩昔
自禮佛足憶念無數恒沙時有佛出號觀世
音教我從聞思修入無有一機非耳悟是故
名為觀世音菩薩乘彼佛威神與彼佛慧正
齋等從聞入流初亡所入既寂相不生聞所
聞盡覺亦無忽然超越世出世獲大圓明二

殊勝三十二應度衆生我一名號與衆多怕
沙諸佛等無異一首三首至百首八萬四千
燦迦邏二臂四臂目亦然惟無心能通一切
說一一呪一字義其音遍滿十方空悉知罪
性無從來是足故名為施無畏諸大菩薩阿
羅漢亦各自說初悟門文殊師利普宣揚讚
觀世音為第一旋機反聞聞自性是佛一路濕
槃門方便堪以教阿難是故我頭面禮弟子
補之歷千劫循聲流轉得飄零人天鬼獄無
不櫻乃今日逢甚深法種微善根如芥許因
緣會遇聞此言然我不断三業根云何得取
無學證涕淚悲泣作是語大悲灌頂開我頑
我亦常得二殊祥一耳所聞一夢覩我今日
復為衆說稽首菩薩有世間有海傍士族姓
賀三世妙績莊嚴相一貧女鬘提魚筍晨朝
過戶言善哉汝善盡此觀世音見觀世音能
識不若士不悅因評語汝安能識觀世音鬘
女忽化白衣憫彼魚筍成百花豈愕然稱歎

欲作禮菩薩與女悅皆亡此但衣食為善緣
而已獲是感應力於今十方普供養稽首賀
氏觀世音又復我昔居河壩有大比丘踰覺
海我從覺海求見性教我自問還自應我緣
宿障未能證於覺海言不悟人繫心成勞勞
業賢悲魔入腑悲作狂夢觀世音奇特容而
左手端起猛焰於猛焰中有佛首滿月嚴淨
而憂頻我覺已自思惟將菩薩慈加護我無
明毒火燒佛性佛無頻爾時便得心清涼悲
狂頻消諸恼息未成念佛三昧是而已獲是
境界祥於今我在行往間稽首菩薩下思議
我今為衆說是事聽者同我增善根亦復隨
順文殊言讚聞思修為第一令汝離苦得解
脫是經所說非我言永信與信皆信持無子
能背父母者弟子補之夙供養與具信士弟
子講從佛方便作此緣或以文字或財施妙
甘棠林它山質以佛力故成旃檀刻此無相
慈威容觸光遇影成休復願補之謔先父母

乘此願力勝因緣正天修羅人非人乃至一切受生處常聞菩薩救誓如海潮音震三千此音歷耳報無邊於眠睡中而大覺願補之謀先父母乘此願力勝因緣過去未來及現前所休諸因對復古譬蚕作繭龜藏六不知懺悔無脫時聞無畏施自了知如叔波中六結解願補之謀先父母亦復隨順文殊言從觀世音耳門修決定入此三摩地願我此一報身盡亦得乘是勝因緣生菩薩處為衆生復得見我先父母以身力命報父母如虛空盡無有時斷見口意不善根如維摩詰真懺悔汰除砂質求佳饌心清淨故佛現前如餅撲落水散時十方一切俱消殞普願幽顯諸大衆信與未信同音窮娑婆界稱南無如菩薩音震天地

猪齒曰化佛贊并序

猪齒曰化佛者崇寧二年三月一日衛州獲喜縣民職氏殺猪祭神而民劉氏獵犬得其

棄首骨街之信信四日不食民使其子析之
其左吐齒中臼得肉如梅色甜、田醉工諦
視之如來像也髻有珠如粟瞑目跏趺瞳子
隱然莊嚴畢且觀者萬人補之從弟新鄉令
載之目覩其事記子石以示補之補之聳然
曰佛菩薩誓救苦衆生菩薩至不愛頭目髓
腦度人畜鬼出無量苦而其縛凡夫以利養
故殺善不已俱入劇苦大火坑中號呼恐怖
過又不改佛菩薩動於威神為誓此輩因惧
生信令諸闍隍隳彌戾車於沸鑊湯蓮花踊
出是佛菩薩心歆此事流布十方諸惡衆生
有芥子許過去善根皆大恐怖戒博殺害普
作回向諸佛現前不覺心喜身躍復作是言
從不可說劫民有齒牙知相食故無日不殺
由大地草萬死萬生而佛哀愍故動於希奇
如優鉢曇花時一現耳夫以不可說劫無日
不殺萬死萬生之中而佛之威神總時一見
而乃獨動於職民之猪與劉氏之現已應傳

而若觀若不觀若信若不信至千萬人夫於
千萬人中不我兄弟兩人者又獨得記而贊
之則允職氏與所祭若神所使若屠所殺若
猪與劉氏所銜若大所祈若子與記者吾弟
贊者補之於過去未來世是一段事本末輕
重皆有因緣惟有佛眼悉知悉見因此希奇
終始圓成令四天下與未來世因此希奇與
此文字辨意不殺決定自知如寶利刀斷多
羅大意已斷故業不復萌無始怨仇俱有眷
屬由是增長深般若因一切諸佛之所護念
豈不勝哉豈不大哉三年七月二十七月初
夜援筆為贊頃刻而成若佛力助文不加點
云

吾觀鳥獸

諸食肉形

鉤吻鋸牙

慘劇羅刹

如是一類

是疆非疆

業力所驅

啖彼養已

是遭食者

死已能生

反誅其償

如是啖我

版築上下

無有盡時

此業甚深

佛所不度

牛馬草食

口方齒平

業淺易超

無對復苦

人非牛馬

齋具報犀

食穀果蔬

形善應爾

云何不浩

牛馬異生

無凶吻牙

而作鋒力

鷹虎受報

形凶則然

人形佛形

而憐鷹虎

故虎受報

甚於馬牛

我誦此言

普勸橫目

血入牙故

殺生不休

至人無心

同仁一視

視人如我

視猪如無

人自不知

是知何等

或其前世

諸眷屬因

云何無明

日殺眷屬

刺心取血

血大壑流

揚湯燖毛

毛須彌聚

死者不捨

萬猪常隨

汝莫鼓刀

謂猪賤畜

是熱血裏

有丈六身

南無佛陀

南無僧徒

我不敢殺

諸佛現前

一切衆生

若飛若走

若潛若穴

小大研碓

其血肉中

名具一佛

云何見佛

而欲鼓刀

汝欲殺猪

應作是念

罰賓國主

殺尊者時

未及拾刀

臂已墮落

血乳涌出

六種震驚

亦如此猪

腦破佛出

佛不在外

佛不在中

佛不在空

佛不在色

是猪不死

彼佛儼然

世分別心

自說人貴

謂羊豕業

本以供人

彼以業來

我何故受

受則羊豕

業歸我身

往有大猪

主不啖穢

食薄荷草

度群業猪

菩薩威神

示入異類

汝自肉眼

何由識猪

藏汝之刀

驚白白內

跏趺坐人

稽首至尊

在我齒白

我不敢慢

無猪無人

惟願現前

諸見聞者

如菩薩誓

念、勿疑

以此勝因

普薦三世

父母師長

若冤若親

化柔軟心

去毒害意

捨熱血汗

獲甘露漿

苦海悉乾

同一安穩

陳氏繡觀音舍利贊

信為道元功德母
由堅固信生萬去
心無心中植此信
地猶有形種有差
然以此兩一味故
况此無主法無差
或求不得不求得
是名不壞金剛幢
我今稽首先贊佛
點良久頃按指時
是光與色為實幻
以佛神力光色呈
我今神力與佛等
衆生身具一觀音
觀音常不離汝眼
旃檀繡畫與紫金

大方廣佛華嚴義
維舍利子名堅固
如地含種兩即生
薑不為芽芽不薤
無種：性一味生
從得盡藏來無自
得與不得不自知
佛與衆生具此勝
佛神力以無心
海印生光地金色
謂實非有幻非無
是光色從佛心出
如鼓不擊終不鳴
各現其身而說法
而汝眼不見觀音
無是觀音無非者

誰能信此不二義

當執鍼縷如虛空

是堅固作海無邊

舍利生如海泡湧

非觀音力非爾力

如旱氣透兩自滂

或說菩薩妙吉祥

欲信衆生未信者

惟衆生以未信故

舍利從此不復生

闍提魁膾酒血林

是堅固子血中滿

投刀捨業祇面目

如熱病汗濺：生

或說闍提身所無

是波旬說非佛說

我觀陳氏此殊勝

非出家女和合僧

一念圓成三業空

十方菩薩為已伴

雲中金毛希有事

佛說作解受群邪

常樂我淨亦佛言

決定義中非決定

我今頂禮菩薩足

善護念此陳氏慈

為衆生作佛因緣

一浮囊濟大海水

畫八定僧贊

開眼見明

名為見外

閉眼見暗

名為見內

此二俱離

無諍三昧

彼上人者

難以酌對

佛鑑大師語錄序

佛以无心通達一切法而以一音演說之故
法、皆心說、皆法滿字有離有解有假名
字而無一物四句百句千萬億句迺至不可
說那由他句其字有盡而義無窮始自四十
二章西來而佛書遍中國能言之類無以復
加如經所說山河大地一切衆生草木根芽
之類皆清淨本然中所現物故隨取隨用而
其取其用皆不外吾鏡中則其能以無心通
達而一音演說字有盡而義無窮能言之類
無以加豈不以此哉然佛以無言言故如刀
畫水如空中鳥跡過不可尋而昧者欲求畫
於水求跡於空故觀一藏教如大海普雨而
欲以淺智悉數其滴至不可得則生迷悶於
千萬億句計常計斷見中見邊如步屈蟲脚
後後躡前終不得捨而曾不知反滴為海則
千萬億句畫亡而跡失有大智人菩提達磨
具佛知見憫此震旦為教所縛而來解之寂

初一語廓然無聖有求心了不可得者即以
付之故面壁不立文字而一藏教咸露無餘
佛音人意鳥音獸音一切風水百物之音是
音皆說是說皆義乃至墻牖棟柱無說亦說
隨其根性使各悟入如是解脫無量之衆譬
五百比丘各有悟門言人人殊而佛告舍利
弗以彼皆正說無棟釋也粵有佛國禪師白
公天衣懷公之裔孫法雲秀公之嫡子提祖
師印為一切雄而佛鑑大師惟仲又佛國之

嫡子提祖師始從佛國悟庭栢義即獅子吼
盡眼色介隨類枯出物物皆金而佛國故不
不作如是言佛鑑亦不作如是言佛鑑亦不
作如是解也或舉庭栢義問者則曰莫謗我
師然青滿前亦用不盡既往金山龍游道場
皇帝數遣使降香學者雲集震於江南會補
之至金山師傾蓋欣然語以家第無極宰說
之宗旨夙契嘗赴初請桃園鼓山亦以補之
於道有少分因出門人所集語錄求為序引

補之聞之昔佛一時取恒河岸一葉告諸比丘我所覺了一切諸法如大地草木為衆生說者如手中葉佛以為葉皆舉累劫不盡故舉一葉使自趣入而縛於教者始葉葉而求之非祖師具佛知見則安能不立一指而盡佛之蘊無有餘哉知此則如來祖師無異禪也故因佛鑑語錄而伸之

跋戒公疏後

元祐七年翰林東坡先生守楊七月石塔禪

師將還山其徒詣府請留公書其狀後與之曰傳語長老三十日奉謁議去住即以其日從僚屬過師出疏袖間師去而復留初師欲去甚確衆以謂非東坡故不留也師留而公去室中塵凝師坐宴然如公未去時也補之不學道不足以知師得道之淺深而徒識其兒淵然而靖可澄撓忘其初不為東坡而去亦忘其終為東坡而留也姑留而已矣後九十八日晁補之記

荅稽老別紙

弟子補之黑業鈍根歷劫飄零可憐憫者竊不自意以何因緣年二十許時即知歸依正法更不生疑而業力牽纏投身世網飲酒食肉作衆不善晚雖懺悔未有脫期曾禮圓通覺海三士嘗蒙接引自不承當今年五十七髮白氣衰歸伏無所仰聞和尚德名心生歡喜恐是宿緣曾獲親近故作觀了了庵頌不覺便伸偈讚熱鉄入水作種々聲亦不自由非敢發露見解求大善知識部判也伏蒙寄賜荅偈茫然自失如大空中無安脚處既而內省若朽木不可雕和尚豈肯開甘露門也惟願慈悲更加誘誨令浮海育龜遇木得歇幸甚幸甚補之稽首

無名庵銘 為居士劉範作

無空名空在大覺中如海一漚無生滅同大千居空漚体億一是中無庵名庵非實無庵何銘况庵中王曰我不知芭蕉自喻有來時

人亦不自知猷門試喚睡裏揚眉

脫黏庵銘 為陳元老作

鴉鳴不鳴問庵中人是聞不聞聞不聞生不聞
：滅黏不可脫無黏何脫離生滅本卞方
消墮

夢齋銘 為曇秀師作

夢中頭落以手捉覺之夢已默自笑我今無
生妄為有如鬼詬口是非我是鹿非鹿何時
了請循其本二俱滅我今何為復夢語門關

墮地忽驚覺

東臯子宴坐內誦文

平居宴坐閉目收慮怕作是語汝身今者非
男非女非孫非祖無古無今無來無去清淨
本然妄生國度被塵染識根乃結聚久不可
洗如衣受漬妄有形骸妄有名字是張是李
是男是女汝既非此此亦非汝譬如蠶相被
石黏住認石為我千劫受苦是義不然吾有
一喻譬吾如空被丁釘去住是空非物釘無

著處便得脫然離我我所正恁麼時指眼看
取一念相應是涅槃路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九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七十

釋氏贊疏

勸緣造大藏經疏

伏以諸佛出世本緣說法利上衆生銑根不
能見性成佛所以託胎卵濕化為正命認地
水大風為自身將育引育從苦入苦大可厭
患况無出期故如來警之以雷震法音示之
以天然覺路設有七寶布施滿怖河沙不如
四句受持等虛空量而比小邑其中萬家雖

建梵宮猶虛龍藏醍醐上味至死不嘗摩尼
寶珠曠劫常棄豈不共生慚愧同作因緣今
聞上國伽藍適有古教紺帙題緘萬卷價直
千緡欲置六師殿堂不妨八部衛守普願聞
見咸發慈悲大事圓成諸方慶贊若僧若俗
得誦得持十地一乘性陸蓮而不染三塗八
難罪湯雪以無餘或棄或緇曰男曰女不以
多寡便為重輕惟能運喜捨心則必獲法施
福恭惟大覺證之謹疏

請則和尚說圓覺經疏

伏以修多羅教者如來本起因地正受住持
大涅槃門妙莊嚴路十二部經諸決定義十
二菩薩所修行因流出無量一切吉祥真如
超過怕沙十方文字譬喻若廣說說者千劫
不盡若無說說者一句不煩然而末世勤勞
益遠正法衆生眼目必有導師和尚德性純
明道鋒孤迅且三次第為一摠持固嘗振錫
游方為證此事拈香說悟已契古人於我此

邦風植善本願興慈憫普為宣揚夫性覺圓
通初無此觀彼觀因地漸次故有齊修單修
欲令見聞不生差別幸對人天之衆尚無金
玉其音

請則和尚說金剛經疏

六百卷義摠般若以題籤四大部中以金剛
為教髓如是往如是降伏法固已傳若以色
若以音聲佛不可見所以德山愛具而精究
曹溪採薪而聳聞蓋違心則四句無餘故上
根以一門超出和尚雖我我所得玄玄機故
知筏諭本空然欲濟者盈於涯涘夢觀不實
而卧斲者喧於床帷况此小邦魔彊法弱賴
觀若士雲開日明庶幾興行從此紹續昔達
磨見梁武帝則不立文字而天女告舍利佛
以無離語言師今對經所說何法我不取相
亦無是經願諸見聞同一解脫如病得汗如
鳥出籠鳥出籠

龍泉寺修五百阿羅漢洞募緣疏

伏以暖青蓮目付法藏以默傳結白疊巾指
心源而直受爰有迦葉首悟慶喜先聞夙習
大乘已超無學假修小果欲接下根故十二
大菩薩之所揔持與五百阿羅漢之所證入
波不離水水即是波此皆為一因緣酥乳流
出離復說三次第羊鹿為知性空則法空
如我說為佛說諸秘文之略出衆聖號之具
存爾恭僧儀烜赫靈跡或經行四世界或宴
坐一巖巖受請天宮應供海殿擲錫飛去投
盜度來龍虎伏馴仙鬼陪隸少別萬里躔休
千年亦有混跡和光入屢化俗遊戲自在變
化無常近者淮泗搭中袖藏遠施天台橋上
茗結餘花不違本心示常住世覲面不識有
緣則逢永吉是用運廣大心暮清信侶建長
簷及深廡闕異相與竒容平地起山凡境成
聖大千無有盡我願不可窮亦使見聞同主
歡喜贊佛一偈施佛一錢在經有云獲福無
量

齊州齋僧祈晴疏

伏以佛等慈誓雖蛟蟻以不傷民業報身於
衣食而常歎幸嘉之極望乃霖雨以涉旬
非民獨招繫吏不德是用潔誠念咎歸命求
哀不違本心來受此供救天龍之休燕賜田
畝之收成仰冀威神必垂拯護

甥杜氏小五娘披剃疏詞并序

濮陽女子杜氏小五娘法名故朝散郎集賢
院修撰提舉西京崇福宮故真寧縣君閻氏

今安平縣君晁氏之孫今宣議郎知穎昌府
陽翟縣丞故晁氏八姐今晁氏二十一姐之
女年十八歲其家議以從人矣念其前母以
產歿已當為婦而悲忽自截髮為頭陀儀類
粉澤屏葦見請於親冀他日為比丘尼以報
生身之恩學出世之法其尊屬盡然傷而聽
之其婿氏悵然恨而捨之自歲丙子至歲戊
子十有二年其志益堅行益熟而朝請郎監
西京中獄廟晁補之之妻永嘉縣君杜氏修

撰公之女而宣義君之姊也憐其任之義以
錢一百三十千輸諸官得祠部度牒施之命
以善月日享佛飯僧落髮受具又以告補之
曰子為作文贊其事成此女子願且普慶懺
使仕晁兩宗往者居者向佛菩提獲大饒益
其詞曰

伏聞山河大地尚因瞪發而生血肉幻身豈
是金剛之法為泡為沫為無量腥臊聚為若
為惱為百一疾病纏為火宅已燒為丘井將

墜畫作猖狂而不暇夜夢怵惕而自驚無常
大鬼之所驅有情更生而何往所宜厭患出
離而反欣喜控搏乃清淨童女杜氏小五娘
法名賢公之孫信士之子初聽結禡之議便
蒙落髮之誠至於親姑姊妹之行譬若觀雀
蚊蚋之過蓋戒定宿修於前世故因緣適會
於此生親杜姓中咸從本起之願姑晁氏配
為營披剃之資解紉著盤諸天八部而皆歎
登壇受具大覺六師而規前當有無舌瘖啞

人教汝讀經生育樞埴人指汝見性滋長聖
種斷除愛根用以加持晁杜兩族俱乘勝因
回向幽明二塗永脫若趣及此會中盡未來
際助緣隨喜男子女人證明此比丘尼令得
不退轉同晤無生忍曩謨佛陀耶

鵝湖長老開堂疏

蓋聞大空非界認華自是迷人陽燄無波守
魚真成癡鶴徒以無始妄業有為幻因說寂
說常別名別相室羅筏河見佛影正似夢中

毗舍俱家入聖胞米知來處有病則求藥到
岸不須船佛性有阿那邊兩頭雙動般若以
何為體大笑一場談此者多達此者寡又恁
麼去也當如何接之曾經黃蘗三頓來直得
困徹便是曹溪一滴水更不疑他固知戴頭
覓頭就屋添屋也要春來冰解日出煙消况
鵝湖山水之名藍馬祖子孫之遺範雖復骨
藏十世未妨名播九州法席此虛縑徒猶盛
必得如龍如虎乃堪度馬度驢伏惟 其和

尚悟祖之心提方、即默時淵妙体用推向
一坑語則雷驚縱橫流出千偈彼緣已熟此
正是時卷舒皆欲為人去住亦豈由我今者
不動一莖草不遠千里塗直須救取猫兒也
莫輸却山子慈悲肯顧歡喜普同

請崇寧長老疏

蓋聞大圓頓教不以世求妙淨明心不緣他
悟既衆生本來成佛則祖師何以為人皆由
流轉塵勞多生認賊所以顛倒迷悶終日怖
頭有大智人緣在震旦面壁無語不妨滿國
清風隻履西歸依舊一天明月雖他方之已
熟眷此上之未敷今

皇帝陛下紹述聖猷嗣降去寶合百工歸美
之意建萬壽崇寧之名妙喜擎來化成跳出
是用騰封章而有請屈道德之肯臨恭惟和
尚受祖之心提方、印等慈不擇貧富仕運
無有東西視不見聽不聞在三藏鼻孔上立
遇者死當者壞從德嶠捧頭出來願垂悲憐

副此翹竚不用變生作熟自然識路知家以
不盡燈度無量衆葛藤具斷阿誰曾縛汝來
皮髓無志那箇是不精底上資霄美永洽純
熙旁沐民生普離菑咎不勝懇禱之至

請普照長老疏

大圓頓教不以世求妙靜明心不緣化悟既
衆生本自成佛則祖師何以為人但救沈流
聊加警束面壁無語不妨滿谷清風隻履西
歸依舊一天明月自茲而降得度者靈况普

光淮上之靜居大聖唐來之顯化久虛法席
蓋俟名流齊公長老上人受祖之心提方
印默時淵妙体用推向一坑語則雷驚縱橫
流出千偈今者諸方咸說四衆同音不遠千
里途不動一莖草刹那即至燕坐宛然光弼
得子儀之軍何煩申令韓信奪成安之壁也
要作家阿誰曾縛汝來那箇是不精底空劫
前三世無佛時一言加是接人方名傳法

題大寶篋經後

真覺大師志添傳其遠祖百花巖主之道受
持大般若波羅密多安忍精進靜慮之戒誦
百千旋陀羅尼降伏諸魔極拔衆患有大名
稱于四方補之戊辰歲拜大師於京師已蒙
教誘丁丑歲遭太夫人楊氏喪于丹陽哭詣
金山修水陸忽大師於衆中念舊拊孤惻然
慈憫後數日入船臨柩宣秘密音如出金石
宴坐收足忽起唱言汝母無苦我佛如來有
大寶篋陀羅尼能為一切衆生在生死者開

大黑暗滅罪增福作金剛幢獲不壞報若項
若佩若安舍宅若塚墓中所在之處則為有
佛廼授此經補之奉行如大師教戊寅歲遇
妹之婿陳琦於金御琦不知補之嘗授此經
也蹙額而言我聞人言大寶篋經昔在朽塔
諸佛涕泣所共宣賜願以薦先行永積年了
不可得補之驚愜出經帽中為琦贊說再拜
授琦琦即書寫命工刊印普勸人子士失父
母如我昔者恭惟敬供養頂佩藏置安像腹

中伏真正力為并濟資四月六日晁補之記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七十





